

茅 盾 原 著

子夜

姜德梧 改写、注释
王希增 英文翻译



子 夜

MIDNIGHT

茅 盾 原著

北 京 语 言 学 院
姜 德 梧 改写、注释
王 希 增 英文 翻 译

SINOLINGUA
BEIJING

First Edition 1988
Second Printing 1989

ISBN 7-80052-021-8

ISBN 0-8351-1903-3

Copyright 1989 by Sinolingua, Beijing

Published by Sinolingua

24 Baiwanzhuang Road, Beijing 100037, China

Print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inting House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21 Chegongzhuang Xilu, P.O. Box 399

Beijing 100044, China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出 版 说 明

汉语简写本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编写的泛读材料，是中国文学名著的缩写本。

《子夜》原作三十余万字。这个简写本约三万字，保留了原作最主要的线索和人物，并尽量保持了原作的艺术风格。文字经过疏通，比较浅显易懂。较难的词语均标注汉语拼音并加英文注释列于每节之后。

此书可供具有一定汉语水平的外国人学习汉语之用，也可作为他们阅读原著的辅助读物。

简 介

《子夜》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小说，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

“子夜”，原指夜半子时，也就是深夜11时至凌晨1时。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时刻一过，黎明就要来到。作者以此作为书名，形象地概括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寓意是很深的。

书中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上海。它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斗争为主线，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开始，赵伯韬拉拢吴荪甫进行公债投机，而吴荪甫又联合其他资本家组成信托公司，想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韬产生了矛盾。赵伯韬依仗外国的金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荪甫作对，加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的工人怠工、罢工，尽管吴荪甫和同伙竭尽全力，拼命挣扎，最后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命运。这幕悲剧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

原著背景广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语言简洁、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心理刻画生动。本书虽是简写本，仍可约略观赏到原著的艺术风貌。

人 物 表

吴荪甫	Wú Sūnfǔ	裕华丝厂老板。
赵伯韬	Zhào Bótāo	买办金融资本家。
杜竹斋	Dù Zhúzhāi	金融资本家，吴荪甫的姐夫。
王和甫	Wáng Héfǔ	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吴荪甫的合作者。
孙吉人	Sūn Jírén	太平洋轮船公司总经理，吴荪甫的合作者。
唐云山	Táng Yúnshān	汪精卫派政客，吴荪甫的合作者。
屠维岳	Tú Wéiyuè	裕华丝厂职员。
莫干丞	Mò Gānchéng	裕华丝厂帐房。
尚仲礼	Shàng Zhònglǐ	某信托公司董事长，赵伯韬的合作者。
朱吟秋	Zhū Yínqiū	某丝厂老板。
李玉亭	Lǐ Yùtíng	经济学教授。
徐曼丽	Xú Mànlí	交际花。

一

这是一九三〇年五月的一天。

清晨，疏疏落落^①下了几点雨，天气很凉快。但是到了上午九点钟以后，太阳光象一把火伞撑^③在半空，寒暑表^⑧的水银柱^④升到华氏^⑤八十多度。一阵阵的热浪，使人感到无法忍受。

吴老太爷昨天刚从乡下老家来到上海，当晚就因中风^⑥故世^⑦了。今天吴公馆^⑧热闹非常，吊唁^⑨的客人象潮水般涌来。汽车喇叭声，哀乐^⑩声，人们的呼唤声再加上抽烟的辣味，入身上的汗臭，这一切结成一片，充满了吴公馆的各厅各室以及那个占地八九亩的园子。

在吴公馆花园假山顶上的亭子里，有两个人：一个叫赵伯韬，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深陷的黑眼睛很有神，人们称他是公债市场上的魔王^⑪。另一个是赵伯韬的同伴尚仲礼，是一家信托公司^⑫的董事长^⑬。他们两个人正在等着吴荪甫和杜竹斋。

一会儿，杜竹斋气喘吁吁^⑯地来到亭子里。杜竹斋是吴荪甫的姐夫，一位银行家，四十开外，微微有些胖。他到了亭子里坐下，擦了一下脸上的汗，对赵伯韬说：

“没找到荪甫，我又不便到处乱问，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你们先把事情说清楚了，回头^⑰我再和他商量。”

赵伯韬是找吴荪甫和杜竹斋商量合伙做公债^⑯的。当时蒋介石^⑰的中央军^⑱在北方跟冯玉祥^⑲、阎锡山^⑳的军队作战失利^㉑，公债价格^㉒一跌^㉓再跌。赵伯韬原来是做“多头”^㉔的，现在行情^㉕不好，眼看要失败，于是想拉吴荪甫和杜竹斋二人和他一起做“多头”，增加实力，操纵^㉖市场，反败为胜^㉗。杜竹斋对在这种形势下反而做“多头”很怀疑。说：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还想做‘多头’，现在中央军非常吃紧^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而且战事未必马上就可以结束，现在离本月交割期^㉙不过十来天，无论怎么也是抬不起票价^㉚，……”

“你说的是大家的看法。这中间还有奥妙^㉛！”

赵伯韬截住^㉜了杜竹斋的议论，很神秘地^㉝微笑着。

“什么奥妙？”杜竹斋一面在心里盘算，一面随口^④问道。

赵伯韬解释说，已经和西北军方面联系了，花三十万银子请他们后退三十里。这样本月份交割以前，西北军败退的消息一传开，公债价格一定大涨。然后赵伯韬拍着腿大笑，又凑到杜竹斋耳朵边郑重^⑤地说：

“所以我说其中有奥妙！花了钱可以打胜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花了钱也可以叫人家打败仗，就没有几个人想得到了。”

杜竹斋听后，想了一想，猛然站起来，伸出姆指说：

“真佩服你们！果然是奥妙！”

“那你一定加一股了。荪甫呢？你和他接洽。”

赵伯韬立刻逼紧一步。

杜竹斋却又有点犹豫起来。

他又盘问了几句，终于眼睛里闪着坚决的亮光，看看尚仲礼，又看看赵伯韬，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接着，三个头凑在一起，小声地继续讨论着。

吴荪甫是裕华丝厂的老板，四十来岁，身材魁梧^⑥，举止^⑦威严^⑧，浓眉毛，圆眼睛，紫酱色的一张方脸上有许多小痘。杜竹斋在书房里找

到吴荪甫，吴荪甫正满脸忧愁地看一封电报。电报是从家乡双桥镇打来的，说是四乡农民不稳，镇上驻守的兵力单薄，可能变生变乱，请示应付办法。杜竹斋看过之后，也立刻变了脸色，看着吴荪甫的脸，只说了四个字：

“怎么办呢？”

“幸而老太爷和弟妹早出来两天。现在留在家乡的只是当铺^⑨、钱庄^⑩、米厂之类。我已打电报告告诉家里的总管^⑪，把现金安置好，各店铺的货物能够转移的就转移出去。镇上兵力单薄，到底不行，我们应该联名^⑫给省政府打个电报，请省里派军队镇压。”

吴荪甫说完，就把拟好了打给省政府的电报稿给杜竹斋过目^⑬。

这时工厂的帐房^⑭莫干丞轻轻进来了。向吴荪甫报告说：

“厂里情形有些不妙，有点怠工^⑮的样子。五百二十部机器，只有一小半在那里工作着，说是工作，实际上是在糟蹋^⑯茧子^⑰。”

听到最后一句，吴荪甫怒吼一声，猛地站起来，脸色也变了，脸上的小痘一个一个都冒着热气。他大声问道：

“怠工的原因是什么？”

“工人们要求米贴^⑲，她们还知道了厂方打

算减少工钱。”

“工人怎么知道了我要减少工钱？一定是你们帐房间^⑭有人走漏^⑮了消息！”吴荪甫又愤怒地吼起来。

莫干丞猛一怔，背脊上透出一片冷汗。他迟疑^⑯了一下，忽然心生一计，就鬼鬼祟祟^⑰地说：

“我疑心一个人，就是屠维岳，有人看见他常在一个女工家里进出。”

吴荪甫命令莫干丞：

“你立刻回到厂里去出个布告，说因为老太爷故世了，今天下午放假半天，工钱照发。先把工人分散开，免得闹乱子。但你们下午不能休息，要分头到工人中间去活动，打破她们的团结。限^⑱今天晚上把事情办好！还有，你把那个屠维岳叫来见我。”

打发走了莫干丞，吴荪甫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开什么厂！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凭我这资本，这精神，办银行决不会落在人家后面。”

他停了一下，马上又转成坚决的态度，右手握拳打着左手的掌心：

“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⑲就剩下不多的几项了。丝业和中国民族的前途关系尤其^⑳重大！只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

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竹斋，我有一个大计划，但是现在没有时间细谈了，我们出去看看殡仪馆⑩送来的老太爷的棺材⑪吧。”

“不忙，我还有事和你商量。”

杜竹斋站了起来，挨近吴荪甫身边，就将赵伯韬他们的“密谋”从头说了一遍，然后问道：

“你看这件事有没有风险⑫？要是你不愿意干，那么，我也不打算干。”

于是，两个人把赵伯韬的计划仔细研究了一阵，吴荪甫兴奋地说：

“好！我们决定干一下吧！可是这未免太便宜⑬了老赵这个大户多头⑭。我们找他谈判去！”

生词

1. 疏疏落落（形） shūshūluòluò sparsely
2. 撑 （动） chēng open
3. 寒暑表 （名） hánshǔbiǎo thermometer
4. 水银柱 （名） shuǐyín zhù mercury column
5. 华氏 （专名） Huáshi Fahrenheit
6. 中风 （名） zhòngfēng apoplexy
7. 故世 （动） gùshì die; pass away

8. 公馆	(名)	gōngguǎn	residence (of a rich or important person); mansion
9. 吊唁	(动)	diàoyàn	condole; offer one's condolences
10. 哀乐	(名)	āiyuè	funeral music; dirge
11. 魔王	(名)	mówáng	fiend; devil
12. 信托公司	(名)	xìntuō gōngsī	trust company
13. 董事长	(名)	dǒngshìzhǎng	chairman of the board
14. 气喘吁吁		qìchuǎnxūxū	pant; puff hard
15. 回头		huítóu	later
16. 公债	(名)	gōngzhài	government bonds
17. 蒋介石	(专名)	Jiǎng Jièshí	<i>name of a person</i>
18. 中央军	(专名)	Zhōngyāngjūn	the Central Army
19. 冯玉祥	(专名)	Féng Yùxiáng	<i>name of a person</i>
20. 阎锡山	(专名)	Yán Xishān	<i>name of a person</i>
21. 失利	(形)	shīlì	suffer a setback
22. 价格	(名)	jiàgé	price
23. 跌	(动)	diē	drop; fall; go down (in price)
24. 多头	(名)	duōtóu	bull (stock exchange)
25. 行情	(名)	hángqíng	market quotations; trade or market situation

26. 操纵	(动)	cāozòng	rig; manipulate ...
27. 反败为胜		fǎnbài wéi shèng	turn defeat into victory
28. 吃紧	(形)	chījǐn	be hard pressed; be critical
29. 交割期	(名)	jiāogē qí	the end of a period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30. 票价	(名)	piàojià	bond price
31. 奥妙	(形)	àomiào	secret; subtle; mystery
32. 截住		jiézhù	stop; check
33. 神秘	(形)	shénmì	mysteriously
34. 随口	(副)	suíkǒu	(ask) without thinking; speak thoughtlessly or casually
35. 郑重	(形)	zhèngzhòng	earnestly; solemnly; seriously
36. 魁梧	(形)	kuíwú	big and tall; stalwart
37. 举止	(名)	jǔzhí	mien; bearing; manner
38. 威严	(形)	wēiyán	with dignity; majestically
39. 当铺	(名)	dàngpù	pawnshop
40. 钱庄	(名)	qiánzhuāng	old-style Chinese private bank

41.	总管	(名)	zǒngguǎn	manager
42.	联名		liánmíng	jointly signed; jointly
.				
43.	过目	(动)	guòmù	look over (papers, lists, etc.)
44.	帐房	(名)	zhàngfáng	accountant
45.	怠工	(动)	dàiigōng	slow down; go slow
46.	糟踏	(动)	zāota	spoil; waste
47.	茧子	(名)	jiǎnzi	(silkworm's) cocoon
48.	米贴	(名)	mǐtiē	food allowance
49.	帐房间	(名)	zhàngfángjiān	accountant's office
50.	走漏	(动)	zǒulòu	divulge; leak out
51.	迟疑	(形)	chíyí	hesitate
52.	鬼鬼祟祟(形)		guǐguǐsuīsuī	sneaking; furtive
53.	限		xiànl	limit
54.	民族工业		mínzú gōngyè	national industry
55.	尤其	(副)	yóuqí	particularly
56.	殡仪馆	(名)	bìnyíguǎn	funeral parlour
57.	棺材	(名)	guāncái	coffin
58.	风险	(名)	fēngxiǎn	risk; hazard
59.	便宜	(动,形)	piányi	let sb. off lightly
60.	大户多头		dàhù duōtóu	buy long, "bull" the market

二

在吴公馆的客厅里，来吊唁的客人中有几位实业家^①正在为民族工业的困难处境^②发牢骚^③。一位丝厂老板朱吟秋正在为到期的押款^④发愁。他愤愤地说：

“从去年以来，上海的现金并不紧张，然而金融^⑤界只知道做公债，做地皮^⑥。而我们厂家一时周转^⑦不过来，想去做个十万八万的押款，简直就象要了他们的性命。那条件的苛刻^⑧，真是叫人生气。”

一位汪精卫^⑨派的政客^⑩唐云山趁机^⑪发表他的意见：

“这都是政治没上轨道^⑫所造成的。假如政治上了轨道，发公债都用在振兴工业，那么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关系就密切了。中国不是没钱办工业，而是把钱都花在了军政费上。各位办实业的人，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逼^⑬政治上轨道。”

唐云山的这番议论，朱吟秋虽然相信有些道理，但总觉得离自己的切身^⑭利益太远了，鼓不

起劲儿来。这时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计划。他说：

“这是孙吉人先生的主意，他和我谈了好几回了。我们的意思是，现在民族工业资本短缺^⑯，打算联合实业界的人共同办一个银行，做自己人的金融流通^⑰机关。现在内地混乱，现银大量地聚集到上海，招股^⑱比较容易，吸收^⑲存款更不成问题。这只是我们偶然想起的一个办法，还没有进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谈谈吧。”

在静听王和甫慢慢说着的时候，各位实业家的思想也在飞快地转到自己的利害关系上。王和甫说完，一时竟没有人说话。

最后还是并非实业家的唐云山首先发言：

“办法是不错的。总得要联络^⑳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大规模^㉑地组织起来。我有一个提议^㉒，回头邀^㉓吴荪甫来商量。这件事，少了他是不行的。”

“对，对！我和吉人本来就有这个意思。”王和甫响亮地接着说。

于是大家都发表意见，渐渐地谈到具体办法方面去了。

大家正议论着，恰好吴荪甫进来了，他是特来向大家道谢^㉔的。

吴荪甫是实业界一位举足轻重^㉕的人物。现